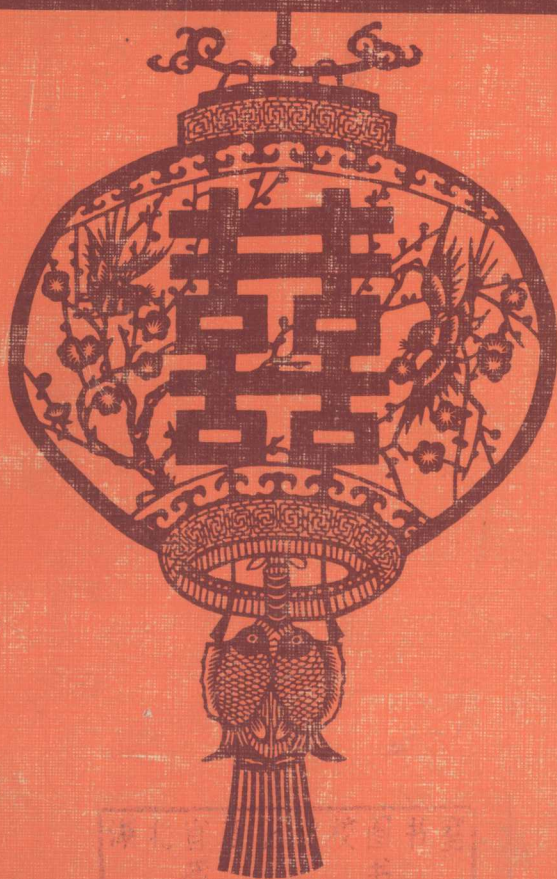




海洋文藝叢書

王大年的幾件喜事

聶華苓著・海洋文藝社出版



王大年的幾件喜事

聶華苓著

王大年的幾件喜事

聶華苓著

出版：海 洋 文 藝 社
香港中環威靈頓街28號四樓

印刷：大 新 印 刷 公 司
香港上環西街四十七號地下

1980年10月初版

目 錄

寫在前面·····	1
高老太太的週末·····	3
愛國獎券·····	17
珊珊，你在哪兒？·····	39
袁老頭·····	59
一朵小白花·····	78
李環的皮包·····	98
君子好逑·····	113
永不閉幕的舞台·····	130
橋·····	162
極短篇·····	180
一捻紅·····	189
卑微的人·····	206
一則故事，兩種寫法：	
(一)晚餐·····	231
(二)王大年的幾件喜事·····	253
從“王大年的幾件喜事”談起·····	陳世驥 264
突入一瞬的蛻變裏——側論聶華苓·····	葉維廉 269

寫在前面

“王大年的幾件喜事”所收集的小說，是從我在台灣（一九四九——一九六四）所出版的小說集中選出來的，是我創作過程中初期的試作。但是，這些小說全是針對當時台灣社會生活的“現實”而說的老實話。小說裏各種各色的人物全是從大陸流放到台灣的“小市民”。他們全是失掉根的人；他們全患思鄉“病”。我就生活在他們之中，和他們一樣想“家”，一樣空虛，一樣絕望。

現在，我成了一個東西南北人；我已經回過“家”了。在我的現實生活中，在我的創作生活中，我已經走了很長一段路。這本書裏小說的世界對我很遙遠了；小說的寫法和表達的思想屬於昨日之“我”。但是，台灣十五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年代；我在那兒開始寫作，我在那兒從個人的和社會的滄桑中，體驗出人的“格”和民族的“格”應該是怎樣的。這對於我的創作很重要。作為一個人，作為一個作家，我永遠在探索，永遠在變。我讓這些小說重新出版，是對台灣那段時

期在創作上的探索作一個交代，而鼓勵自己再探索下去。

我的下一本書，也許不會是比較好的小說，但必定是不同的小說。

聶華苓 一九八〇年 愛荷華 春雪中

高老太太的週末

高老太太發誓和周老太太絕交。她咕嚕着說：“那個老婆子不通人情。”

因此，這個週末，高老太太捎信要文琪文鼎特別早回來。母子倆吃過晚飯，天還未黑。文琪坐在窗口塗寇丹；文鼎斜靠在牀上隨手翻一本《安娜·卡列妮娜》；高老太太站在桌前搓湯圓，準備給孩子們當宵夜吃了回學校。她知道兩個孩子愛吃桂花湯圓，便在後院中栽了幾株桂花樹，每天不是澆水，就是施肥，守着它們長大，守着它們打蕊開花。幾天以前，她收下桂花，蜜餞在罐子裏，那隻碎瓷小罐玲瓏剔透，是高老太太收藏的瓶瓶罐罐之中最珍貴的一隻。

“今晚你們該能在家裏多玩一會兒吧！”高老太太一面搓湯圓一面問。

“……嗯。”

“……嗯。”

文琪文鼎姊弟倆互相望了一眼，便默不作聲。

“告訴你們，今天早上，我一睜開眼，就覺得心裏好舒服。——這個鬼湯圓粉，搓都搓不攏，那個老頭子賣出這種貨色來，難怪要倒霉了。”

文琪抬起了頭，文鼎也早把書放下，還是文鼎忍不住，先開了口：“媽，您到底甚麼事高興呀？您還沒有講。”

“哦，我講甚麼來着？對了，講我早上一醒來就高興，是不是？你們猜爲甚麼事高興？原來我想到我做了兩件新衣服！”

文琪笑着說：“媽年輕不愛俏，老來倒愛起俏起來了。”

文鼎說：“媽越來越像個小孩子了。”

文琪噘起嘴“噓——噓——”的吹着塗過寇丹的手指甲；文鼎又懶洋洋地翻開那本小說；高老太太搓一隻裂了口的湯圓，嘴巴一歪一歪地幫着使勁。湯圓一隻搓好，排在白布上，又從藍花大碗裏擰了一團粉，捏成一窩，夾上一點拌着豬油細粒的蜜餞桂花，搓着，搓着。高老太太兩片乾癟的嘴唇不停的翕動，文鼎一抬頭，看到了，不覺笑出聲來：“媽，您一個人在說甚麼？”

“媽總是這樣自言自語的。”文琪笑着說，一面看着翹起的十隻光潤的指頭。

“我一個人說慣了，你們不在家，我祇有對自己說。我總是想，將來你們成了家，我就快活

了，你們兩家，我一邊住一個月。不，不一定，誰對我好些，就在誰那兒多住些日子。我要瀟瀟灑灑地過幾天好日子。——文琪！”高老太太看到文琪祇注視着自己的一雙手。

“嗯，甚麼？”

“你聽見我說的沒有？我說我一輩子沒過幾天好日子，看相的總說我老運好，大概那要享你們的福了！……”

“媽，我那串珠子項鍊收在那兒？”文琪忽然抬頭問道。

“在櫃子裏的小皮箱裏。一五，一十，十五。”高老太太數了數湯圓，又接着說道：“對了，文琪，文鼎，我忘了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。”

“哦？甚麼好消息？”文鼎由牀上坐起。

“是不是您答應替我買游泳衣了？”文琪急切地問。

高老太太走過去關上了門，回來又看了看窗外，壓低了聲音說：“對門那個胖姑娘訂婚了！”

文琪文鼎都大笑起來，文鼎翹起了三個指頭說道：“媽，您看！”

“怎麼回事？”

“您說過三遍了！”文琪忍住笑說。

高老太太也祇好笑了笑，拿起一把羽扇坐在牀沿慢慢地搖。文琪對母親說道：“媽，我倒要告

訴您一個好消息，我的同學都說，您年輕時一定很漂亮。”

“那可是真的，有一次，我穿了一件白狐大衣，和你爸爸去聽戲，後來有人對你爸爸說：‘全戲院，還是你太太數第一！’”高老太太放下羽扇，站起來倒了杯茶，走過桌邊，向一面銀框小圓鏡瞥了一眼，走回來坐下，又說道：“現在我自己都看着怕，頭髮白了不說，一臉的皺紋，像貼着一張豆油皮。”

“真可怕！”文琪迷惘地望着母親。

“那時候，誰也沒有我講究，家裏的珍珠粉從來不斷，我的繡花鞋都是從上海訂做的。記得有一次，我們家請春客，我穿的是一套黑緞子繡牡丹的衣服和裙子，戴的是一付長長的翡翠耳墜子，四桌客，我一個人打通關，醉得連客都送不成。又有一次，……”

“姐姐，快，快，”文鼎一面看錶，一面對文琪叫道：“快開收音機，現在正是好音樂。”

文琪用兩個指尖將桌上的收音機扭開了。正是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樂，那雄渾高昂的樂音充滿了整間屋子，聲音越來越大，像海潮一樣，彷彿要把那間屋子淹沒了似的。文琪拿着一條花手絹，輕輕擦着指尖上沾染的寇丹。文鼎一手支頤，一手拿着書，斜靠在牀上，沉湎於那撼人心

弦的音樂中。高老太太站起來將手中的杯子放在桌上，用一塊潔白的紙蓋在做好了的湯圓上面，又坐在牀沿，摩弄着羽扇，抬頭看看兩個孩子，又低下頭去，終於拿起扇子呼呼地搖着，皺着眉頭說：“得了，得了，我實在受不了了，我忍了半天，轟轟轟的，有甚麼好聽？我耳朵都震聾了！”

文琪噤着嘴將收音機關了，痴痴地望着她潤澤的指甲發愣。

“唉！”文鼎無可奈何地歎了口氣，又翻開了書本。

“我好容易把你們望回來，你們也應該陪陪我。以前我也不曉得甚麼週末不週末，就是你們常常說，我每到週末就想和你們在一起。平時知道你們不會回來，我也就死了心。我心裏怎麼樣，你們那裏懂？”

文鼎放下了書本，坐起來說道：“媽，我今天不就是回來陪您的嗎？今天本來約好到小提琴老師那兒去，我都没去。”

文琪彎身在手提包中拿出了本子和筆，坐在桌前說道：“我還不是回來陪媽的！下星期要考了，我的筆記還沒整理好，今晚有個舞會我都不準備去了。”

“是的，我知道，一回來就都成了忙人，不是要做這樣，就是要做那樣！”高老太太悻悻地

說。

文鼎故意要岔開話題，揚起牀上的一本書說道：“媽，您在看這本安娜·卡列妮娜嗎？”

“嗯，鬼書！”

“怎麼是鬼書？”文鼎笑了。

“怎麼不是？我實在太悶了，你們不在家，我總得有點兒甚麼混混，纔拿起這本書來看，那個叫惡，惡——甚麼來着？”

“渥一倫一斯一奇！”文鼎偏過頭來，一個一個字地說。

“管他甚麼房呀屋的！反正不是個人，別人安娜，是叫安娜吧！這些洋名字我讀一百遍也記不住，好好一個家，偏要他來拆垮了！”

文鼎含笑地偏着頭，一邊嘴角向上一抽，說道，“那麼，您看安娜呢？”

“也不是東西！又是丈夫，又是孩子，還幹出那種糊塗事來。她……”

“媽，您不能這樣講，他們都不是壞人。一個人碰到了真正的愛情，是沒法抵擋的。”文琪放下筆，打斷了高老太太的話。

“文琪，你嘴裏說出這種話來，我真怕。”高老太太瞪着女兒說道：“文琪，我看你書越讀越不成話了，早知如此，你倒不如乾脆學個甚麼會計看護還好些，你是越來越不成話了。”

文琪嚥了一口唾液，看了高老太太一眼，又低頭繼續理筆記。高老太太接着說：“甚麼愛不愛？這成了甚麼時代？我年輕時候，沒聽見‘愛’這個字，不也過得挺好嗎？我和你們爸爸結婚以前，就沒看過一眼。記得我們結婚的那天晚上，一羣人把他擁到新房裏來，我偷偷看了一眼，我的天！又黑又矮，像一個鑊子滾進房來。現在我想起來還害怕。後來，還不是一樣過日子，一樣生兒育女？”

“媽，你怎麼啦？”

“媽，你哭啦？”

“真的，我怎麼會哭起來了？”高老太太迷惑地摸了摸自己的臉，臉上濕濡濡的，她想笑，却笑不出來。她又繼續說道：“我們那個時候的女人真可憐，大門不出，二門不邁的，來了客人，頂多在門縫裏偷偷看一眼。現在太不成話了。女孩子都不老老實實的結個婚，交甚麼朋友，戀甚麼愛。文琪，你不要這樣看着我，你還不是一樣，你……”

“媽，您受過的罪未必還要我來受嗎？”

“我總不贊成你這種樣子，我一提嘛，總是說還談不上，不過是個朋友，這種事，還不是大家心照不宣？我就不相信男女還會成甚麼朋友？那天來找你的那個人叫戴甚麼？”

文琪將桌上的那把銀框小圓鏡拉了過來，扭

亮了桌上的檯燈，對鏡掠起額前的一縷頭髮，漫不經心地回答道：“戴燕柏。”

“聽說他家裏人很多。”

“那又有甚麼關係呢？”文鼎說道。

“那才有關係！你們懂什麼？”

文琪看了母親一眼，抿着嘴，由抽屜中拿出了一把小眉毛夾，對鏡捏着眉。

“那麼，媽，您說那一個好？張克定呢？”文鼎挑釁似地笑着問。

“太老實，唯唯諾諾的，自己一點主見也沒有。這年頭，老實人總是吃虧的。”

“李大忠呢？”

“太精明，將來怕文琪吃他虧。”

“媽，我看姐姐祇有做老處女了！”

文琪幾乎要哭了，搖晃着身子叫道：“你們越談越不成話了！媽，你急甚麼？我現在甚麼也想不到，我祇要好好快活幾天。我一回來，您就談這些事，我聽膩了！”

“聽膩了！你總有一天懂得老娘的苦心！那個叫甚麼戴燕柏的，也不知道是橫鼻子直眼睛，又不帶到家裏來看看。”

“我現在怕別人來，我又怕您鬧笑話。上次張克定到家裏來，有甚麼不得了？您就看的嚴重得很，我們在房裏聊天，您不出來，後來忽然咕

咚一聲，由牀上滾到地上，纔知道您原來躲在帳子裏看我們，彈簧牀不爭氣，把您給彈下來了。我真哭笑不得。”

這時文鼎已經笑得喘不過氣來，高老太太自己也笑了。文鼎說：“媽，以後姐姐的事您不用管，免得傷腦筋，她也是這麼大一個人了，她自己會知道的。她……”

文琪搶着說：“真的，媽現在還把我當小孩子看待，連我走一步路也怕我摔跤，殊不知那不是愛我，反而把我捆得一點自由也沒有了！”

“甚麼自由不自由！這種字眼我以前就沒聽過，這鬼世界！告訴你，你將來做了老奶奶，祇要我在，你在我眼裏就還是個孩子。”

文琪嚟着那張俊俏的嘴，說道：“媽，您總說些不好聽的話，甚麼老奶奶老奶奶的！我身上直起雞皮疙瘩。”說完，她低下頭撫摸着自己白皙豐潤的手臂。

“照你這樣說，我這老朽就不要活了，老人就不是人？”

“媽，您別這樣兇，好不好？”文琪禁不住笑了。

文鼎說道：“媽現在真兇。那天有一個賣醬油的來了，媽不要他進門，把他往門外直推，那個人說：‘老太太，您別急，我自己走就是，您貴

姓？我先送一瓶來給您嚐嚐！’媽氣冲冲地說：‘走，走，你管我姓甚麼？’那人說：‘您把姓告訴我又有甚關係呢？’你猜媽說甚麼？媽說：‘我没有姓！’那人說：‘您總有個姓，哪有人沒姓呢？’媽一跺脚：‘我就是没有姓！’”

文琪已經笑不可仰，文鼎笑得直擦眼淚。高老太太却幽悄悄地說：“你們的媽以前可也不是這樣兇的，以前誰不說我爽氣？自從你們爸爸死了，幾次戰亂，虧我過的！”

“臭豆腐，臭豆腐！”那乾啞的聲音又開始在巷口叫賣着，長長的尾音，單調而淒涼。

文琪轉過身去又拿起了筆整理筆記，文鼎又躺到牀上拿起了那本安娜·卡列妮娜。高老太太坐在牀沿輕輕搖着羽扇，搖呀搖的，搖起了她幾十年來憂患的記憶，搖起了她一股莫名的愁緒。一個衣服襤褸的中年婦人，背着一個三四歲的小女孩，站在大門口哀求道：“老太太，大慈大悲的老太太，行行好，給我錢也好，給我米也好，孩子餓啦，我不是個討飯的，我也唸過書，上過大學……”

文琪再也聽不下去了，放下了筆，急忙在手提包中拿出一個小皮夾，將那裏僅有的兩張五塊錢的紅鈔票，扔給了那婦人一張，回到原位，又拿起了筆，但她寫不下去。天色越來越暗。眼前

祇看得見一堵灰色的牆，一棵被砍過的光禿的樹幹，以前在牆頭搖曳的那枝牆外的小紅花也不知那兒去了？

文琪愣愣地望着窗外說：“這是個甚麼週末？”

高老太太看了她一眼，沉吟了一會，說道：“你今晚不是有個舞會嗎？”

“我回來陪您的。”

“得了，我不要你陪，我一個人在家還清靜些。你還是去跳舞吧！”

“真的嗎？媽。”文琪湊過去問道。

“你去吧！”

文琪的臉一下亮了，跑過去摟着母親的脖子說道：“媽，您真願意我去嗎？我的好媽媽，媽，您說我穿那件淺藍衣裳，戴那付珠子項鍊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。”高老太太將文琪的手輕輕移開了。

文琪在母親臉上，像小鷄似的輕啄了一下，便在櫃子裏拿出了衣服和項鍊，哼着歌，輕盈地閃出門，到洗澡間換衣服去了。文鼎放下書本，坐起身來對母親說道：“媽，我陪您看電影去。”

“我纔不去，看中國片子，你受罪，看外國片子，我受罪，全是高鼻子綠眼珠，我連人也分不清。文鼎，我說不再談你姐姐的事了，還是禁不住要談，你看戴燕柏到底怎麼樣？”